

古

槐

灣

海洋 菴

古 槐 湾

海 洋 著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斌

古 槐 湾

海 洋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出版社长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418-1319-2/I·366

定价: 13.80 元

第一章

1

黄河边上的秀延县要数古槐湾驰名。如今的古槐湾村里最大的势力就是号称“河东十八雄”的刘氏兄弟；最合得来的夫妻就是妇媚夫不管的“野玫瑰”和丈夫刘世霸；村里人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的好支书杨杰被刘家逼得离村出走，媳妇也和他离了婚。

现在，变了样的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刘世杰在交出了村中、族中的大权后变得无人问津、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他没有变的就是三天不沾女人就抽筋的毛病有增无减。

杨杰离村后的第四个年头，在一个龙口夺食的日子里，公安局第二次逮捕了刘世杰。

当警车载着戴着手铐的刘世杰呼啸着离开村子时，立即轰动了整个古槐湾，几十户人家“哗”的一下拥出门来，

纷纷拍手称快。

谁都知道，当过十年村支书、和弟媳妇胜似夫妻的刘世杰因贪污而蹲过大狱。今年正好花甲的他，出了名的狠，出了名的歹毒。稍懂事的人都巴不得他早死才好。

这次又被抓进监狱，也算老天有眼，但是，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村里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其他的人都感到费解。

太阳已升到了窑洞的上方，刘世杰才光着屁股从被窝里懒散地爬起来。四五月的天气使他感到烦闷，点了支香烟后拿起了桌子上的白瓷茶壶。好一阵子没有喝这苦涩的黄莲汤了，似乎忘记了它的味道。以前，只要把手一按在茶壶上，自有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来给这茶壶里添水，那时他便有一种惬意的满足感。可如今却不同了，自从被杨杰那小子把他刘世杰从支书的宝座上拉下来后，先前的一切全变了样，伺候自己的事就得靠老婆和儿媳妇来做。有时他见了村里人，人家好像临时想起了忘带了什么东西似的折身而去，实在躲不过去的则冲他尴尬地笑笑，像躲避瘟神般地仓皇离去。他不怪他们，也不忌恨他们，有谁肯主动跟一个已经没有了任何权力、曾经整治过他们的糟老头子套热乎呢？

刘世杰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打开了茶壶。

一股酸臭的味道直冲刘世杰的脑门，他愤愤地扔下茶壶，一腔怒气油然而生。

壶盖受不了剧烈的震动，跳到地上后“啪”地一声摔成了几块。

“日他娘的，窑里人都死绝了吗？”刘世杰高声骂道，“老子病了才几天，你们也看着我不顺眼了？”

偌大的院子里除了鸡儿在“咯咯，咕咕”的啼叫外别无其他声音。这会儿，家里人都在忙着夏锄夏收，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人力来照顾一个已经好转的病人。再说，他又不是外人，还用得着特别护理？尽管如此，刘世杰仍然感到窝火。他认为这是老婆对自己的不尊，儿媳们对公公的不孝，时间再紧张还能没有洗茶壶的空？自己当支书那阵子，全村上下就连三岁的小孩也不敢在支书大人的面前放个臭屁。可如今呢？唉！真是人倒霉就连放屁都砸脚后跟，自从把掌管刘家的权力交给兄弟世英以后，连自己的老婆都变得对丈夫爱理不爱理起来，茶壶之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要是换上弟媳野玫瑰，准不会这么做的，那一股子热乎劲，足使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垂涎三尺，心旌飘摇。

提起野玫瑰，刘世杰忽然有了一种雄性的冲动，那个和他胜过夫妻关系的弟媳这会儿准保在家，自己心情烦闷，何不找她来欢乐一阵子呢？

想起她，刘世杰的胯下一阵难受，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自主地膨胀着。那位在全村同龄的女人中唯一长着大奶子，那一身的骚劲，那一声声浪喊的弟媳，使得他常常欲死要活的。对！得去找她，这几个月来由于忙着儿子出狱的事没有去找她，原准备在事妥之后找她亲热一番的，却没想到这身子骨又垮了下来。平日里身边虽也有一个女人陪着他，但她那满脸的皱纹和一身黑不溜秋的皮肤总使

人望而生厌，怎么也让人起不了性。今天，瞅这个空闲时间和已经痊愈的身子，得好好地和她快活一阵子了。想到这里，刘世杰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特意往稀疏的头发上洒了点香水，锁好门，向弟媳家蹒跚而去。

野玫瑰引为骄傲的就是臀部曲线美和两个在全村里算最大的奶子。冬天虽隔着厚厚的毛衣，但胸脯仍是高高地隆着，夏天几乎就要破衫而出。她虽然已经四十来岁，但平日里总是擦脂抹粉的，还把嘴唇涂得血红，引得村里村外的一些轻薄之徒把眼光总是爱在她的身上停留，有心找她风流一回，慑于刘家的威风，只好望她兴叹，敢望而不敢及。

野玫瑰虽然风骚，但一般的男人是入不了她的眼的。她只和村里有权势的人勾搭，前几年族兄刘世杰在村里大权在握，风靡一时，她便甘心情愿地倒在他的怀里，把个刘世杰哄得唯命是从，没有少给她好处。自从刘世杰出事，他的那份家产几乎全被没收，如今又为儿子的事把积蓄花得一分不剩，她便对他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只是在这段日子内，刘世杰没有来找她，没有机会向他挑明而已。

这天正午，野玫瑰给丈夫刘世霸送饭回来时，初夏燥热的气浪使她一进家门就把自己剥得精光泡进了澡盆。正洗到兴头，虚掩着的门忽然被人“吱——”地一声推开了，从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她赶紧一跳冲出澡盆，拉了件衣服护住自己那块神秘的地方。等看清来人后才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冷冷地问道：“你来干什么，窑顶晒够了吗？”

野玫瑰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条斯理地擦着身子，还故意把两腿叉得很开，好像特意挑逗他一样。

野玫瑰的这副样子，使得刘世杰更加欲火难耐，他走到弟媳的身边，伸手抓住她的奶子，不轻不重地揉捏着，嬉皮笑脸地说：“我来干什么你最清楚。怎么，这段日子没来陪你睡觉，心生恨意了吗？”

野玫瑰粗暴地推开他的手，一边穿衣一边说：“你一辈子不和我来往有什么关系？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现在的这副模样，还想跟我亲热？美得你！从此以后，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再不要脸，也没到连猪狗都可以来我的床上睡觉这个地步。”

“为什么？”刘世杰一愣神，欲火先自消了一半，对野玫瑰忽然一落千丈的态度感到费解。

“为什么？”野玫瑰轻“哼”一声，斜身靠在桌沿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把两个奶子挤压得更加挺立起来。瞟了刘世杰一眼后继续说：“这还用问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何况还是向来就不吃亏的我呢。前几年委身于你，那是因为你大权在手，说出的话谁敢不听？人们有事没事总爱在你身边转，希望你能给他们施舍一点好处。可现在，你一没权，二没钱，老骡子拴到背巷里——不值钱喽！再说了，你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守着你有啥意思？你每次都是完事后就睡，几时想过让我也快活快活？离开你，咱别处不说，就咱刘家人里面，英俊潇洒的人有的是。我又没嫁给你，何必死守着你不放呢？”

“你……”刘世杰被她的一席话气得直哆嗦，忍不住出

手扇了弟媳一个耳刮子，尔后又揪住她的头发就往炕上按：“好你个臭婊子，当初老子有权时你怎么不说这些呢？老子丢了权，那还不是为了咱刘家的事而丢的吗？说老子没钱，你能有几个臭钱，你的钱还不是我给的吗？你嫌老子不中用……你别翻脸不认人，今天老子要不制服你，就不再踏进你这个门槛。”

刘世杰说完后用力一扯，便把弟媳的衬衫钮扣全扯飞，露出两只白胖胖的奶子来。

野玫瑰极力反抗，竭尽全力和刘世杰扭打，她已下决心和他决裂，就算今天把这件事张扬得家喻户晓也决不让他再沾自己一点便宜。两个人你来我往地把一个本来整洁干净的窑洞踢打得乌烟瘴气，“砰啪”乱响。尽管如此，她的裤子仍是被刘世杰从上到下地撕成两半，并把她赤条条地按倒在炕沿上。

就在刘世杰将要骑上她的身子时，野玫瑰情急生智，一把抓住刘世杰那稀疏的白发，把他掀下炕来。

就这样，二人各怀心事，谁也不肯做出让步，从窑里一直扭打到窑外。

刘世杰虽想用暴力征服弟媳，但他毕竟年老力衰，又是久病初愈，气力不济，怎么能经得住身强力壮的野玫瑰长时间地纠缠呢？因而，不多时就被弟媳连打带拽地送进了院子。

他满头淌汗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眼睁睁地看着光屁股的弟媳从里面闩死了门。

刘世杰这次本想和弟媳亲热，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

还被她整治得狼狈不堪，心情哪儿能平静？气哼哼地回到家里后，一屁股跌进太师椅中。他清楚地记得，从自己懂事到现在，只要想做的事情样样都能成功，当支书那阵子曾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快活。那时候，自己言出必践，吃尽了山珍海味，饱尝了权力的妙处，只要他想玩村里的女人，哪一个不是服服贴贴地伺候着？没想到这次却栽了，而且还是栽倒在多年的情妇手里。这个不要脸的臭婊子竟敢拒绝他！

到了这个时候，刘世杰才后悔不该在刘家众人的面前把家权交给兄弟，要是不交的话那该有多好！这个骚婆娘不还是照样乖乖地躺在自己的怀抱里吗？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点了支香烟忿忿地站起来，在窑里不停地踱着圈子，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去报复这个骚婆娘，让她知道离开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地上的烟蒂渐渐地多了起来。刘世杰不但没有想出报复弟媳的办法，心里反而觉得烦躁，乱糟糟地如同一团乱麻，理不出一点头绪。该怎样去惩罚她呢？他近乎疯狂，像一头发怒的野狗在到处乱窜。

突然，他看到了酒，那放在橱柜里的无色液体兴许能给他提供一个可行的办法。刘世杰没有再往下想，伸出手取出酒瓶后把它毫不犹豫地送到了嘴边。

灌完酒后，刘世杰的脖子变粗了，脸像血一样的红，他又回想起以前和她在一块儿的情景。记得有一次云雨过后，她把头枕在自己的胸脯上许诺说：只要他高兴，愿意啥时间来都行。可这怎么突然就变了卦呢？该不会是她今

天和自己有意开玩笑吧？要是这样的话可就冤枉了她。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摔掉空瓶子，准备再次去找野玫瑰，把这事问个清楚。

就在刘世杰准备往外走的当儿，院外忽然飘来几句甜甜的《信天游》：

.....

生得不大长得俏，
来来回回把哥哥瞧。
两道道韭菜缢把把，
小妹妹也顶地蓝花花。

刘世杰突地打了个激灵，这女人的声音好熟哇！这信天游的歌声也不陌生，难道是她来了吗？有一天晚上，她正在唱这首歌时，被刚到院里的自己听到，也忍不住随口哼了起来：

来了来了莫着急，
推开门儿就亲你。
叫一声妹妹你悄悄的，
咱二人睡在一个被窝里。

嗓子虽说沙哑，也不管它押韵不押韵，图个快活，但还是把她高兴得拍手叫好，喜滋滋地倒在自己的怀里，央求着让自己再来一段儿……

外面的歌声没有再继续下去，刘世杰抬起被酒精烧迷糊的脑袋望着外面。皱着眉头想：这歌声，这嗓子，不是她还能是谁？村里头的女人我刘世杰都清楚，除了她还会有谁唱信天游？不行，得到外面看看去，看看这个唱歌的女人到底是谁。

隔壁的窑洞里忽然有了声音，好像是有人在洗什么东西时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怪哉！刘世杰心头火起，家里人都到山里忙庄稼了，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大天白日地跑到我儿子的窑里胡倒腾。趁着酒劲，刘世杰迈着醉步，轻出气，高抬脚地溜到儿子的窑洞前，他用手指沾了些唾沫，谨慎地捅破窗户纸，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往破洞中凑上去，他想看清里面的人后，来个突然袭击。

谁知他一看之下，体内的酒精好像在这一霎间突然挥发以至爆炸，两胯间也迅即把裤子高高地顶了起来。他看到了一副撩人心神、挑人欲火的场面，数月里没有挨过女人的他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屏住呼吸，生怕稍一不慎重就会惊动里面的人，连口水滴到窗台上也不知道，那么半蹲半立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窑洞里面的情景。

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正往身上淋着水，那一身洁白的肌肤和充满性感的臀部是那么诱人，虽背对着窗户，但刘世杰仍能看出这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就是今天拒绝了自己的那个她。除了她，山里的女人谁还洗澡？除了她，谁还会这样肆无忌惮？何况这时还是大天白日的。嗯，对了，刚才唱歌的一定是她——眼前的这个女人，一定是她觉得离

不开我这个“哥”而偷偷地来到这里找舒服。可是，她不是已经洗过了身子吗？再说又怎么会跑到我儿子的窑洞里来呢？

欲火难耐的刘世杰再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两把剥光自己的衣裤，心里喜滋滋地说：“骚娘们，这回有你喊的，有你浪的哩！”

刘世杰一脚踹开窑门，扑上去搂住那个女人就亲，就摸……

2

刘世杰的儿子刘铁蛋在出狱后，像在弥补这几年的损失似的，每天只知道埋头干活。几年的铁窗生涯是他对自己以前的所做所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六年啊！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多么漫长、多么难熬。每当他想起自己的那个小家庭的温暖时，期盼能尽快自由的心情就会更加迫切。这次虽说是父亲倾家荡产地救自己出狱，可他却没有感激父亲的意思。那次要不是为了父亲不被公安局的人拉走，蛮不讲理地和公安局的人扭打，拦截警车，自己怎么会落个判刑的下场？落个被劳改了六年的结局？想起这些事情，铁蛋反而怨恨起父亲来，当然也更加喜欢起了媳妇。坐监不久，铁蛋认为媳妇会离他而去。因为她年轻漂亮，不会守着空窑洞等丈夫回来的。没想到她不但没走，反而比先

前更加爱他，在探监时曾对他说了许多宽心、鼓励的话，使他能安心地接受改造。出狱后，他见了她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从此改邪归正，好好地过日子。

望着渐渐坠落的夕阳，铁蛋带着满身的灰尘从地里蔫不唧唧地往回走。他很奇怪，媳妇送早饭时，明明说，中午饭让他不必回家等她做好后继续送到地里。可谁知一直等到天擦黑还不见媳妇的踪影，这是怎么回事呢？该不会是父亲的病忽然加重了让她脱不开身吗？噢！对啦，铁蛋忽又想起媳妇的“那事儿”刚过，对于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添补家中的空白啊！自己怎么一下子就忘了呢？她得有个事前的准备哩。想到这里，铁蛋一阵高兴，懊恼地拍了拍后脑勺，自言自语地说：“得，回家填饱肚子后，今晚该好好地和她亲热一番了，争取明年的这个时间在我刘铁蛋的炕上添一个能让人开怀的小宝贝了。再说，在夫妻之间的事上也不能太委屈了她，这几年她守得够苦的。”

院子里静悄悄的，早睡的鸡儿已进了窝，倒是那头不算大的猪娃还躺在磨道里“哼哼”着，一见主人回来，一窜身向这边奔过来，在铁蛋的腿上来回蹭着要食吃。铁蛋没好气地踢了它一脚，骂道：“去，老子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哪儿能顾得了你？”

他放下锄头，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进窑洞，依稀看见媳妇正用被子蒙着头睡在炕上一动不动，灶膛里也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丝火星，看样子还没有做饭。

“喂——”铁蛋划了根火柴，点着灯后笑着说：“我说你也该起来做晚饭啦！你睡得再好，可是男人多半天没吃饭，饿得蔫不拉唧的，哪有心思折腾呢？歪好让我吃点东西，也好长点力气嘛。”

媳妇还是一动不动地睡着，没有一丝要醒来的意思。

铁蛋有点愠怒，他对媳妇再好也不能容忍她一天不给自己饭吃，路上想的好事儿也在这一刻中消失殆尽，满脑子全是怨愤与不满。

“起来吧，有什么不对劲的等吃过饭再说。”铁蛋一把掀开媳妇身上的被子，拽着她的一只手，想把她从炕上拉起来。

媳妇被他这偏重的力量拽得稍微欠了欠身子后又软软地倒在一边，双眼紧闭，面如白纸，长长的头发也因此而全部散乱。

这是怎么回事？铁蛋立即大惊，她的手怎么这么冰，难道她……

他没有再往下想，迫不及待地吧油灯端在媳妇的面前，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并用手指探了探她的鼻孔。

她已经停止了呼吸，脸上和脖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像是和谁扭打过，被拽掉的头发到处可见，只是她的衣服还是那么整齐，不！好像是她刚刚换过的。早上给自己送饭来时还穿平时的那些旧衣服，这会儿怎么换成平时舍不得穿的、只在出门时才肯换的黑色紧身裤和软料的白底碎花衬衫儿。

铁蛋悲戚地抬起了头，这才发现她的身边放着已经空

了的老鼠药瓶。地上一片泥湿，还有一些杂乱的大小不同的脚印，澡盆反扣在地上，她的那身衣服，连同裤衩之类的东西还凌乱地堆在木箱盖上。他忽然明白了，媳妇是被人强奸了，而且还是发生在她洗澡的时候。今天院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难道这件事会和他有关？再说，村里还有谁敢打我媳妇的主意？我得去问问，要真是他的话，我一定饶不了他，非要宰了他为媳妇报仇不可。

他怒发冲冠，把眼睛瞪得极圆，射出两道令人肝胆欲裂的凶光，双拳紧紧地捏在一起，拳背上凹凸毕现。他立即操起菜刀，挥舞着向隔壁奔去了……

铁蛋妈赶天黑前从田里回到家里中，见老头子正睡在炕上发呆，烟头扔得遍地都是，不用揭锅就知道他准没做饭，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把早上没有吃完的饭放进锅里，坐在灶前，给灶膛里塞了一把柴禾，点着火说：“我们这些妇道人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忙活，把个大男人养在家里，连饭也不做，你就不觉得害臊吗？”

刘世杰没有理她，续了支香烟，长长地“唉——”了一声。

“怎么啦，一天到晚睡在家里还有啥不顺心的事？世上的人死了不知有多少，老天爷偏把你这号白吃饭的人留下能有啥用处。”铁蛋妈一边烧火，一边咒骂着男人。

刘世杰还是没有搭理老婆子，紧闭着眼，一声接一声地叹着气。

铁蛋妈忍不住，也气不过，忿忿地站起来冲老头子吼道：“你是要死了怎么着？唉声叹气的，好像催命的无常鬼

到了你的跟前，把绳子已经拴上了你的脖子上，让你说不出来话？你可别以为你当支书那阵子的威风如今还在，谁稀罕你？要是觉得这个家不中意就趁早言传，我这辈子可把你侍候够了。”

刘世杰眨巴了一下无神的眼睛，扔掉烟蒂，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低声说：“骂吧，只要你骂得没了那事，就是死，我也愿意哩。”

“啥事？”铁蛋妈疑惑不解，把老头子审视了老半天，慢腾腾地从灶边向炕头走来，当她看到地上的碎瓷片和玻璃瓶子后，心里更加不解，指着地上的东西问：“这是怎么回事？它们是怎么打碎的？”

刘世杰把被子蒙在头上，痛苦地扭动了几下，说：“娃他妈，咋办哩？今天，今天我做了一件瞎瞎事哩。”

“究竟是啥事么？以前你不管有啥事都是直截了当地说哩，今天咋忽然变得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起来了。”铁蛋妈把半个屁股坐在炕沿上，屈着一条腿说。

刘世杰掀翻了被子，坐直身子把老伴直勾勾地看了一小会儿，忽又直挺挺地倒在炕上，发疯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带着哭腔说：“我不能说，也没脸说，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畜生，我是个畜生……”

一听这话，铁蛋妈便猜想到老头子今天准没做好事，而且还肯定跟隔着辈份的人才做的，要不然，他决不会这么的哀愁。她把身子往灯前挪了挪，有点紧张地问：“是和谁来着？是不是被人当场碰上了？”

“都怪我，都怪我哩，”刘世杰左右开弓往自己的脸上